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9 Dec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2284/2013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五届会议(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M.(由 Stewart Istvanffy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13 年 8 月 16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2013 年 8 月 23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11 月 5 日
事由： 从加拿大遣返回乍得
程序性问题： 未能充分证实指控；基于属物理由不符合《公约》
实质性问题： 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生命权；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外国人的权利(驱逐出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和第十三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GE.15-21665 (EXT)



* 1 5 2 1 6 6 5 *

请回收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五届会议上

通过的

关于第 2284/2013 号来文的意见 *

提交人： F.M.(由 Stewart Istvanffy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13 年 8 月 16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 F.M.提交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2284/2013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意见

1.1 2013 年 8 月 16 日的来文提交人 F.M.是乍得国民，于 1975 年 11 月 1 日出生于蒙杜(乍得)，他受到被遣返回乍得的威胁。他声称，缔约国如果将他进行遣返，将违反《公约》第二条、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和第十三条。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8 月 19 日对加拿大生效。

* 委员会以下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议：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莎拉·克利夫兰女士、奥利维耶·德·鲁维尔先生、岩泽雄司先生、伊万娜·耶利奇女士、邓肯·拉基·穆尤穆扎先生、费蒂尼·帕扎齐斯女士、毛罗·波利蒂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德鲁杰拉尔·西图辛格先生、安雅·塞伯特-佛尔女士、尤瓦尔·沙尼先生、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1.2 2013 年 8 月 23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事，它告知提交人其关于提供临时措施请求已经遭到拒绝，这些措施包括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遣返提交人。

1.3 2013 年 12 月 9 日，委员会在审查完提交人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提交的新证据之后(见下文 2.12 段)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遣返回乍得。对缔约国的这一要求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和 2014 年 6 月 5 日得到重申。

1.4 2014 年 2 月 5 日，缔约国在其关于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的意见中告知委员会，它同意暂时不遣返提交人。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¹

2.1 2008 年 2 月 2 日和 3 日，恩贾梅纳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反叛团体袭击了首都并暂时取得了控制权，之后，提交人和家人离开了家园前往库塞里寻求庇护。在他们离家期间，由于他们的住处是少数几个拥有水井的地方，所以叛乱分子冲进了他们家并从井中打了水。在叛乱分子被逐出该市之后，提交人和家人才得以回到家中。2008 年 3 月 20 日凌晨 1 时左右，也就是他们返回家中的第二天，提交人被十二名头戴包巾的男子吵醒，他们声称自己是国家安全局成员。这些人指控提交人为叛乱分子提供了帮助，因为他允许叛乱分子进入家中取水。其中一些人不由分说地攻击了他，之后又蒙住了他的双眼并把他带到了一个秘密地点。

2.2 提交人遭到单独监禁并受到审讯，内容涉及他在战争期间的行踪；他所加入的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他们的主席；以及关于叛乱的基本情况。他遭到殴打、威胁和恐吓，左腿上仍留有伤疤。对提交人的拘留持续了四天，直到 2008 年 3 月 24 日一名警官提出以他的汽车作为条件换取自由。该名警官还告诉他，如果他拒绝，他会像其他为叛乱分子提供支持的人那样被处死。提交人同意签署一系列获释所需的文件。该名帮助他逃跑的警官开车将他带到与喀麦隆的交界处，提交人在喀麦隆可凭借其雇主的帮助获得美国签证。在喀麦隆期间，提交人得知他的家和周围几户人家已被大火摧毁，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仍在寻找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提交人的三名子女(分别出生于 1998 年 4 月 16 日、2001 年 9 月 29 日和 2006 年 8 月 20 日)仍待在乍得。

2.3 提交人的一位叔叔在乍得机场工作，提交人利用这一点购得了去往美国的低价机票，并于 2008 年 4 月 13 日乘飞机离开乍得。2008 年 4 月 29 日，既不会讲英语也没有家人在加拿大的提交人从美国进入加拿大境内，并在那提出难民身份申请。

¹ 提交人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18 日和 21 日以及 2013 年 12 月 6 日和 18 日提交了补充资料。为了准确和全面，这一部分还以加拿大法院通过的司法和行政裁决为依据，并概述了提交人在补救办法或案件结果是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后公布的情况下寻求的补救办法。

2.4 提交人为支持向委员会提出的申请，提供了 Souleymane Guengueng² 的一份最新声明和 Brian McDonough 的一封信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2 日的来信。Guengueng 先生指出，自己于 2013 年 1 月在蒙特利尔见到了 F.M.，他实际上是乍得的一名囚犯，死里逃生，如果被遣返，将再次面临生命危险。身为律师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教区社会行动办公室主任的 McDonough 先生在来信中强调了提交人如果被遣返回乍得将面临的危险。McDonough 先生指出，他私下与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总协调员 Marie Larlem 交谈过，提交人曾以她的名义向良心犯和虐待行为受害者提供援助。Larlem 女士明确证实，如果 F.M.被强行遣返回乍得，他将身处危险之中，因为由军队人员实施的管控以及袭击人权捍卫者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

2.5 McDonough 先生在来信中还指出，他曾和 Diondoh 神父交谈过，在提交人离开乍得后，一直由神父负责照料 F.M.的子女。Diondoh 神父证实，致力于捍卫人权者会受到威胁。

2.6 2010 年 11 月 29 日，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难民保护处驳回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该局认为，提交人的申请存在“严重的可信度问题”，还认为他的陈述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缺乏可信度。该局认为尤为可疑的是，政府当局之所以毁坏提交人的住处是因为对他存有敌意。该局指出，为驱逐叛乱分子，政府当局破坏了该市不同地区的近 1,000 座房屋，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特别受到针对。

2.7 该局在确定提交人的成员证是假造的之后，还认为他关于自己是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成员的主张不可信。事实上，提交人没有在到达港美国申请保护，而是宁愿前往加拿大边境，这与他关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诉求不符。最后，该局认为提交人没有证明他需要保护并因此驳回了他的庇护申请。

2.8 提交人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交了司法复审申请，在举行了听证会之后，该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驳回了该申请，理由是移民及难民局所作的裁决是合理的。与此同时，提交人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提交了永久居留申请，他在其中提出了与乍得总体局势以及他融入加拿大社会的情况有关的主张。这一申请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被驳回，负责居留程序的有关当局认为，尽管乍得的整体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问题，但提交人没有说明他本人将面临何种风险。另外，已经确定的是，提交人在加拿大尚未完全立足，因此他的主张不能被视为核准申请的充分理由。2012 年 10 月 26 日，提交人根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 72 条第 1 款申请就其居留申请被驳回一事进行司法复审，并申请获得上诉许可。加拿大联邦法院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驳回了这一申请。

2.9 2011 年 12 月 23 日，提交人根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 112 条提交了第一份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他在其中援引了在庇护申请中列举的风险。他的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被驳回，理由是他所提交的证据只不过是重复他最初的论

² 乍得政治压制和犯罪受害者协会名誉主席，2002 年被人权观察社提名为年度人权捍卫者。

点，或者这些证据的价值微乎其微。开展评估的官员判定，反叛团体在乍得的活动次数有所减少，任意逮捕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因此，有关机构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没有遭受迫害的风险。2012 年 10 月 26 日，提交人申请由联邦法院对该项裁决进行司法复审，并获得批准。2012 年 12 月 17 日，联邦法院下令执行暂缓递解。然而，2013 年 7 月 15 日，联邦法院维持了该项裁决，并得出结论认为，风险评估官员拒绝接受在第一次申请保护时便已提出的证据这种做法没有错。此外，联邦法院还重申，事实上，提交人伪造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成员证的做法证实了该局最初的结论，即提交人不可信。另外，风险评估官员认定，如果把提交人提供的新证据提交给难民保护处，它会作出同样的裁决，联邦法院认为该名官员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合理的。³

2.10 2013 年 10 月 28 日，提交人提交了第二份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⁴在这一程序执行期间，暂缓递解获得批准。他的申请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被驳回。为支持其申请，提交人提交了与在向委员会提出申请时随附的材料相同的证据资料(上文第 2.4 和第 2.5 段)。⁵风险评估官员认为新材料没有证据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Guengueng 先生的陈述和提交人的叙述在时间顺序上存在不一致之处。

2.11 2013 年 11 月 27 日，提交人申请就关于其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的裁决进行司法复审，以及暂缓执行将其遣返回乍得的命令。2013 年 12 月 4 日，暂缓递解申请被驳回。提交人的出发日期被定为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12 2013 年 12 月 6 日，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采取临时措施以暂缓将其遣返回乍得的新申请。为支持其申请，提交人提交了律师 Jacqueline Moudeïna 的一份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5 日的书面声明，该律师是乍得促进和捍卫人权协会的主席和侯赛因·哈布雷的受害者们的法律顾问协调员。Moudeïna 女士在声明中指出，提交人如果被遣返回乍得，他将面临生命危险，这主要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天主教堂的活动，曾与乍得的一个重要人权组织合作，以及对他被指控支持 2008 年 2 月和 3 月的叛乱一事产生了毫无根据的怀疑。Moudeïna 女士补充指出，她已审查向加拿大当局提交的大部分证据，并认为提交人面临真实和严重的危险。这些事实得到了多人的核实，他们证实了 F.M.面临的危险。Moudeïna 女士还证实，对提交人存有最大敌意的军队成员目前是恩贾梅纳机场的一名安保负责人。Moudeïna 女士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的生命与安全正面临着直接威胁，特别是被迫失踪的威胁。如果他被遣返，他将即刻被逮捕并遭受酷刑。

2.13 2013 年 12 月 18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他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拘留。提交人指出，他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和 16 日参加了两

³ 这包括 Diondoh 神父的信件，他在其中指出，对提交人存有敌意的人仍在找寻他的下落。

⁴ 如果此次申请伴有新证据，则可在第一次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提交一年之后进行提交。

⁵ 提交人只能提交在其第一次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被驳回之后提出的新证据。

次听证会来对他被拘留一事提出质疑，然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告知他，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申请对加拿大当局不具有约束力，并且应服从公共安全部酌情做出的决定。

2.14 2014 年 3 月 7 日，提交人提交的关于就 2013 年 11 月 20 日的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的新申请(第 2.10 段)被联邦法院驳回。

2.15 2014 年 6 月 2 日，提交人向委员会转交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命令，要求他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前往蒙特利尔皮埃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报到，以便离开加拿大。

2.16 2014 年 6 月 4 日，联邦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关于暂缓执行将其遣返回乍得这一命令的动议。法院在该裁决中注意到委员会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要求，但它指出，“加拿大不受这项建议的约束”。⁶ 法院还指出，为充分证实他所面临的风险，申请人提交了在提出庇护申请和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时便已提交并且已经得到审议的论据，它还指出，已经批准对他执行暂缓递解出境，并且他自己已利用了《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规定的多种补救办法。联邦法院在 2014 年 8 月 28 日的命令中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许可申请以及对于 2014 年 6 月 4 日作出的裁决进行司法复审的申请。

2.17 2014 年 6 月 10 日，提交人未能按照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指示前往机场报到。自此之后，他一直在加拿大隐居。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由于他为反叛团体提供了饮用水，并且是致力于捍卫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这一原因毫无疑问)，所以他将面临乍得当局的迫害。提交人有充足理由认为，如果他返回乍得，乍得当局会在机场逮捕他、将其监禁并施以酷刑。他回顾指出，他曾经是酷刑行为受害者，他还补充指出，如果他被遣返回乍得，他还有可能遭到先前曾侥幸逃脱的即决处决，而这违反了《公约》第六和第七条。

3.2 难民保护处驳回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理由是尽管他提供了充足数量的证据来支持其申请，但他的证据缺乏可信度。这些证据包括他在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的成员证副件、在其房屋遭到毁坏时拍下的照片、显示其伤疤的照片、关于在 2008 年 2 月 2 日和 3 日所发生事件的文章，以及一封载有乍得一位牧师证词的信件。提交的补充证词遭到驳回，理由是提供证词的人员缺乏对这些事实的直接了解。

3.3 提交人认为，遣返前风险评估程序不符合《公约》规定，因为《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 113 条(a)款规定，开展评估的官员不得重新审查在难民保护处审

⁶ 提及安大略省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Ahani* 诉加拿大案(总检察长)，2002 CanLII 23589 (ON CA)。

议该案时便已提供的证据。⁷ 此外，在对风险评估官员的决定进行复审时，联邦法院法官适用的标准是“合理决定”标准，这意味着即便法官宣称该官员本应做出相反决定，但如果这项决定是经过合理的事实和法律推理之后做出的，则应维持这一决定。因此，提交人认为，加拿大提供的补救办法无效，违反了《公约》第二条。

3.4 出于同样的理由，提交人声称，《公约》第十三条遭到违反，原因是没有允许他提出关于不应将他驱逐出境或主管当局应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的理由。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4 年 2 月 5 日，缔约国提交了其关于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的意见。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的指控与向加拿大当局提出的指控一致，并回顾指出，委员会不具有评价事实和证据的职权，除非国家当局的评价确实具有任意性或者等同于审判不公。⁸ 提交人提交的材料无法支持关于加拿大当局的决定存在此类缺陷的结论。

4.2 缔约国指出，应宣布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提出的主张不可受理，因为这项规定本身不能产生一项主张。⁹ 《公约》第二条并没有赋予获得赔偿的独立权利，只是界定了缔约国应承担的法律义务的范围。¹⁰ 由于第二条具有随附性，所以哪怕是伴随产生的侵犯某种已获承认的权利的行为也可产生获得补救的权利。¹¹ 因此，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必须驳回提交人在这方面的主张，或者裁定这些主张缺乏依据。委员会无权评估整个加拿大体系。此外，所有参与处理提交人案件的加拿大机构都已彻底审查了各项主张和证据。没有证据证明加拿大当局在审查案件时任意行事或者犯了任何错误。

4.3 关于根据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缔约国提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他的主张。特别是他无法充分证实以下主张：他面临生命危险，如果将他遣返回乍得，他将面临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风险。加拿大法院裁定，他的陈述并不完全可信，因为它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持，不具有连贯性，而且存在矛盾之处。此外，提交人向难民保护处提交了一份假文件来证明他是乍得的一个促进基本自由协会的成员，这极大削弱了他的可信度。难民保护处在其决定中指出，提交人声称他从未遭到逮捕、指控或拘留，但这与他关于在 2008 年 3 月被拘留和被关押了四天的指控相矛盾。提交人未能解释他忽略这一点的原因。

⁷ 该法指出“难民保护申请被驳回的申请人只能提交在申请被驳回之后产生的或者无法合理获取的新证据，或者在这种情形下无法合理预期申请人会在申请被驳回时提交的新证据”。

⁸ 见第 1551/2007 号来文，*Tarlue* 诉加拿大案，2009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7.4 段。

⁹ 缔约国尤其提及第 1551/2007 号来文，*Tarlue* 诉加拿大案，第 7.3 段。

¹⁰ 见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 3 段。

¹¹ 见第 343/1988、第 344/1988 和第 345/1988 号来文，*R.A.V.N.* 等人诉阿根廷案，1990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5.3 段。

此外，提交人声称，直到现在，曾在 2008 年以他的车作为交换条件将其释放的那名官员仍在寻找他，而他的这一主张不可信；他未能解释据称于 2008 年拯救了他的生命的那名官员为何现在会寻找他的下落。他也没有解释，为何在向难民保护处提出申请时没有提交 Larlem 女士的书面声明以证明他作为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成员的身份，而是在第一次遣返前风险评估期间才首次提交了这份文件。他在给委员会的来文中没有提供任何新事实或新证据来证明，如果被遣返回乍得，他将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

4.4 缔约国补充指出，提交人的主张缺少客观依据，因为他提供的证据都局限于第三方陈述或者过于模糊以至于无法表明存在个人和真实的威胁的信息。提交人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声称自他离开乍得之后，他的家人或以前的同事或雇主受到过威胁或成为针对的目标。如果按照他辩称的那样，即乍得政府最高层人员正在努力搜寻他，那么试图找到他的政府人员本应联系他留在乍得的家庭成员或者他以前的同事或雇主，或者这些人本身会受到威胁。

4.5 此外，提交人作为证据提供的文件信息太过模糊和笼统，无法表明存在真实的个人危险。例如，Diondoh 神父在他的来信中只提到对提交人存有敌意的人员仍在询问关于他的信息，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或详细信息。此外，他的来信没有包含任何能够表明自提交人离开之后一直由 Diondoh 神父照看的提交人的子女曾受到过任何威胁的信息。关于 McDonough 先生的来信，它所包含的信息不够准确，无法表明国家人员正在寻找提交人的下落。向委员会提交的唯一的新证据是 Moudeïna 女士的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5 日的书面声明，这项证据无法证明提交人如果被遣返，则会面临遭受酷刑或被杀害的风险。她没有详细说明她的消息来源，也没有解释为何首都机场的安保负责人会与 F.M.本人发生争吵。

4.6 缔约国回顾指出，提交人向移民及难民局提供的证据与他的主张相矛盾，即由于他个人是该政权针对的目标，所以他的房屋才会遭到毁坏。与之相反的是，这项证据表明提交人的房屋与恩贾梅纳的近 1,000 座其他房屋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它们在同一时期因乍得政权要将叛乱分子逐出首都而遭到破坏。Guengueng 先生提供的资料同样与提交人的主张相矛盾。

4.7 缔约国得出论断，认为即便 F.M.在五年多以前被拘留了四天，也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他如今面临着受到非法待遇的真实危险。提交人之所以感到担忧只不过是因一种猜测，即有关当局仍在搜寻他。缔约国承认，加拿大当局最近审查的文件资料显示，乍得的普遍人权状况仍然令人感到担忧。然而，提交人未能证明他个人面临着被当局视为针对目标的风险。因此，就《公约》第六和第七条而言，应宣布本来文不可受理。

4.8 关于第十三条，缔约国回顾指出，提交人多次向加拿大当局告知关于应核准其庇护申请以及不应将他驱逐出境的理由。在某机构作出决定之后，他获准接受难民保护处的口头询问。随后，联邦法院审查了这项决定的法律依据，而它之前曾驳回了司法复审申请，理由是移民及难民局已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考虑并且

得出的结论很合理。提交人还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提交了居留申请，同上诉许可申请和对联邦法院作出的裁决进行司法复审的申请一样，该申请被驳回。最后，提交人还两次诉诸遣返前风险评估程序。这两次风险评估申请由两位不同的行政官员处理，但均被驳回。此外，联邦法院审查了第一次申请的法律依据，并予以驳回，理由是开展评估的官员对证据的分析恰当，所得结论合理。上诉许可申请和对第二次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的申请仍在受理当中。¹² 不过，联邦法院拒绝暂缓执行对提交人的驱逐令。缔约国提及委员会关于《公约》所规定的外侨地位问题的第 15(1986)号一般性意见，并指出第十三条直接管辖的是驱逐出境的程序而不是实质性理由，它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他关于该条款遭到违反的主张；因此，应宣布这一主张不可受理。

4.9 最后，缔约国重申提交人没有证实他的主张，即如果他被遣返回乍得，他将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加拿大所有主管部门全面考虑了他的主张并予以驳回。因此，根据《公约》第二、第六、第七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应宣布他的主张不可受理。相反，如果委员会裁定来文可以受理，则加拿大会列举与之前完全相同的理由辩称这一裁定缺乏依据。

4.10 关于提交人当前的处境，缔约国进一步指出，在联邦法院驳回提交人关于暂缓执行驱逐令的申请之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签发了将离境日期定为 2013 年 12 月 10 日的这项命令。为回应委员会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提出的关于采取临时措施请求，缔约国同意暂缓递解。提交人仍在加拿大。不过，尽管已暂缓驱逐，但由于没有告知提交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签发了暂缓驱逐的命令，所以他应按照指示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前往机场报到，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一名人员见面。由于他未能这样做，所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开展了某些调查以试图找到他的下落。当发现他的居住地址与提供给当局的地址不符并且他没有固定住址时，根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 55 条，提交人遭到拘留，因为他被视为有可能在执行驱逐令时拒绝出现。

4.11 按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 57 条第 1 和第 2 款)，移民处会定期审查提交人被拘留的原因。2013 年 12 月 16 日，准许提交人以 2,500 加元获得保释，前提是始终待在向加拿大当局提供的地址上的住处，并且在获释后的 48 小时之内以及此后的每周都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报到。2013 年 12 月 19 日，提交人在这些条件下获释。

提交人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评论

5.1 2014 年 10 月 31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作出的评论，他在其中重申了最初的论点。他指出，尽管委员会进行了干预，但根据将其离开加拿大的日期定为 2014 年 6 月 10 日的驱逐令的规定，他被要求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报到以接受遣返前面谈。由于他没有在那天报到，所以他现在正在被搜寻并且过着隐居

¹² 在缔约国提交其意见之时是这样。该申请于 2014 年 3 月 7 日被驳回(见下文第 5.1 段)。

的生活。由于他正在隐居并且是独自一人，所以他无法获得心理支持或医疗服务，不过他需要这些来帮助自己应对正在遭受的发作性焦虑和抑郁。

5.2 他重申，在联邦法院审议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和司法复审申请期间，他没有从有效补救办法中获益；他在提出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时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有很强的证据价值，但一律被驳回；从他证词的矛盾之处得出了过多的消极结论，而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是因为他在刚抵达加拿大时仍处于一种震惊和疲惫的状态；而且他目前正受到压力、焦虑和极度抑郁的折磨。他重申，如果将他强行遣返回乍得，他将面临被乍得当局逮捕、拘留、施加酷刑和即决处决的风险。

提交人的补充资料¹³

6.1 2015 年 3 月 19 日，提交人指出，他正遭受心理困扰，思想压抑，生活完全与世隔离，过着隐居的生活，担心被捕和被遣返回乍得。他要求委员会加快审议其来文。

6.2 2015 年 4 月 8 日，提交人再次提请委员会注意他不断衰退的精神健康状况，并转交了能够证实其理由成立的若干封信函。¹⁴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临时措施

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断，即它同意暂缓执行对提交人的驱逐令，还注意到缔约国指出，尽管签发了暂缓递解的命令，但提交人本该按照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指示前往机场报到。不过，委员会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加拿大联邦法院 2014 年 6 月 4 日的裁决，其中，该法院裁定，委员会代表提交人采取的临时措施对加拿大没有约束力。委员会忆及其一贯的立场，即未能执行临时措施与诚意尊重根据《任择议定书》设立的有关个人来文审议的程序之义务是不相符的。¹⁵ 另外，委员会提醒缔约国，《公约》和《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对整个缔约国(包括其政府的所有分支机构)都具有约束力。¹⁶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该案件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¹³ 通过律师。

¹⁴ 这些包括一封来自蒙杜荣休主教(方济各会的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信函，一封来自蒙特利尔“非洲中心”的信函，以及一封来自 Guengueng 先生的新信函(最新的)，其中忆及提交人面临的风险并强调提交人隐居于“蒙特利尔教堂长达近 8 个月”。

¹⁵ 见关于缔约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下的义务的第 33(2008)号一般性意见，第 19 段。

¹⁶ 见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第 4 段。

8.2 委员会遵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规定, 已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 提交人自己利用了多种行政和司法补救办法, 目前没有任何情况能够阻碍将其遣返回乍得。此外, 缔约国没有就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这一事实提出异议。因此, 委员会认为,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已得到满足。

8.4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提出的关于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的主张, 委员会回顾指出, 不可单独援引这项条款¹⁷, 并因此认为,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 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关于第六条遭到违反的主张, 但它认为, 就可否受理而言, 这些主张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因此, 委员会宣布,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 来文的这一部分同样不可受理。

8.6 委员会认为, 就可否受理而言, 提交人也未能充分证实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提出的论点, 这与他的以下主张有关: 他无法提供理由说明为何不应将他驱逐出境以及为何无法使主管当局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 即提交人的庇护程序是依照法律执行的, 以及他自己能够利用《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规定的一切补救办法。委员会指出, 已经为提交人提供了提交和质疑关于将其遣返一事的证据的机会, 它还指出, 提交人根据国内法的规定利用了这一机会, 使难民保护处和联邦法院等主管当局对其庇护申请进行了若干次审查, 并诉诸了相关的行政程序: 遣返前风险评估以及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提出的居留申请。因此, 委员会认为, 就可否受理而言, 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他的主张, 并应因此宣布, 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 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7 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就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理由是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主张。然而, 委员会认为, 缔约国为支持自己在这方面的立场而提出的论点与案情密切相关, 因此在那个阶段应予以审查。

审议案情

9.1 委员会已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 根据当事各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来文。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主张, 即将他从加拿大遣返回乍得会使他面临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的风险, 这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它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 即提交人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猜测性, 多个审查其案件的加拿大机构因这些主张缺乏一致性和可信度以及缺少客观证据证明他将面临这种风险而驳回了他的主张。

¹⁷ 例如, 见第 2176/2012 号来文, *M. 诉比利时案*, 2015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 第 6.5 段; 以及第 1544/2007 号来文, *Hamida 诉加拿大案*, 2010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意見, 第 7.3 段。

9.3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必须铭记《公约》第二条第 1 款所列义务，确保其领土范围内以及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包括适用《公约》中有关驱逐外国国民的程序。¹⁸ 委员会还回顾指出，如果将某人从该领土上引渡、遣送、驱逐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移送会产生必然和可预见的后果，即在移送国或该人随后可能被送往的任何国家面临着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的真实风险(诸如《公约》第七条所设想的)，则缔约国有义务不执行这些措施。¹⁹ 委员会还表明，这种风险必须是个人的，²⁰ 并且在提供实质性理由以确定存在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的真实风险方面有着严格的标准。²¹ 因此，必须审议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形，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普遍人权状况。²²

9.4 委员会忆及其判例通常应由《公约》缔约国的上诉法院来评价具体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除非发现该评价确实具有任意性或者等同于审判不公。²³

9.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有关当局全面评估了提交人的难民身份申请，并认为提交人关于其寻求庇护动机的陈述以及对致使他逃离乍得的事件的描述不可信。难民保护处认为提交人的陈述缺乏可信度，特别是他所提供的乍得促进基本自由协会成员证被发现是假造的。提交人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解释，除了提及他在抵达加拿大时给出的证词中的“矛盾之处”(第 5.2 段)。此外，难民保护处查明在提交人的陈述中存在一个重大矛盾，因为他最初指出自己从未遭到逮捕、指控或拘留，但他之后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中声称国家安全局官员于 2008 年 3 月逮捕了他并随后将其拘押了四整天，以此推翻了之前的陈述。另外，他关于 2008 年将其释放的那些官员仍在寻找其下落的主张似乎不可信。

9.6 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对缔约国的结论提出质疑，因为提交人没有确定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任何违规之处或者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缔约国有关当局未能给予适当考虑的风险因素。提交人未能证明就其案件通过的决定明显不合理、有缺陷或具有任意性。此外，委员会认为，尽管提交人向国家机构和委员会提交的诸多文件资料和陈述确实指出了乍得局势的严重性，²⁴ 但它们不能证明提交人面临个人

¹⁸ 见关于生命权(《公约》第六条)的第 6(1982)号一般性意见和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公约》第七条)的第 20(1992)号一般性意见；另见 *Hamida* 诉加拿大案，第 8.2 段。

¹⁹ 见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尤其见 *Hamida* 诉加拿大案，第 8.7 段，以及第 692/1996 号来文，*A.R.J.* 诉澳大利亚案，1997 年 7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14 段。

²⁰ 见 *A.R.J.* 诉澳大利亚案，第 6.6 段。

²¹ 见第 1833/2008 号来文，*X.* 诉瑞典案，2011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5.18 段。

²² 同上。

²³ 尤其见第 541/1993 号来文，*Simms* 诉牙买加案，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段。

²⁴ 包括委员会在于 2014 年审议了乍得第二次定期报告之后发布的结论性意见中确定的令人感到关切的专题，例如实施酷刑的惯常做法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风险²⁵或者提供了实质性理由说明提交人如果被强行遣返回乍得，将面临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的真实风险。²⁶

9.7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将提交人遣返回乍得不构成违反《公约》第七条。

10. 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将提交人遣返回乍得不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²⁵ 见第 2007/2010 号来文，X.诉丹麦案，2014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 282/2005 号来文，S.P.A.诉加拿大案，2006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决定；第 333/2007 号来文，T.I.诉加拿大案，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以及第 344/2008 号来文，A.M.A.诉瑞士案，2010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决定；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A.R.J.诉澳大利亚案，第 6.6 段。

²⁶ 见 X.诉丹麦案，第 9.2 段；以及 X.诉瑞典案，第 5.18 段。